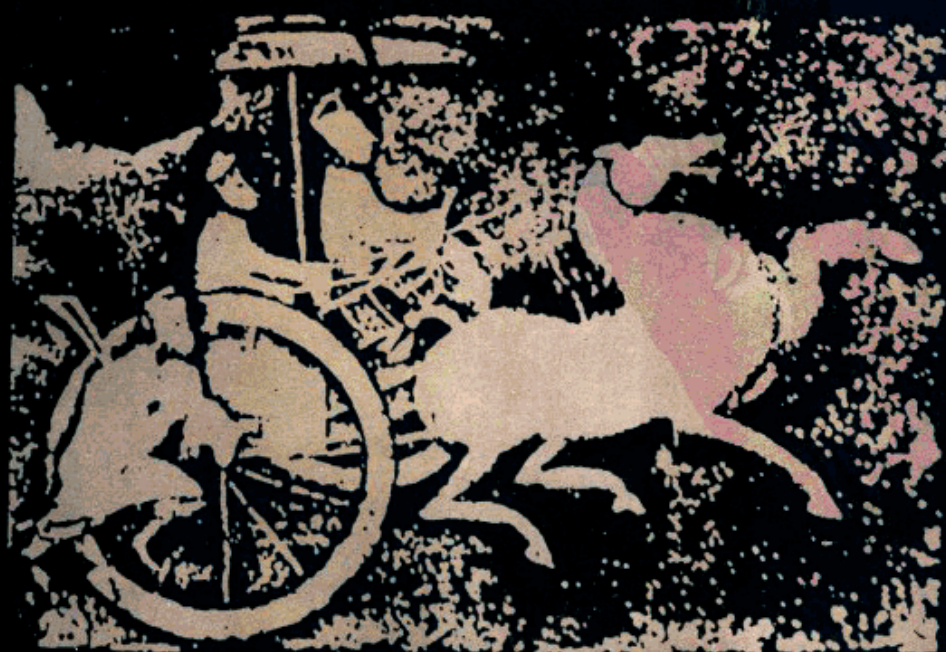


全 本

二十四史

晋南魏 齐 书 书 书 宋 陈 书 书



陈书目录

陈书卷一	本纪第一	(1)
陈书卷二	本纪第二	(7)
陈书卷三	本纪第三	(9)
陈书卷四	本纪第四	(13)
陈书卷五	本纪第五	(15)
陈书卷六	本纪第六	(21)
陈书卷七	列传第一	(24)
陈书卷八	列传第二	(26)
陈书卷九	列传第三	(30)
陈书卷十	列传第四	(33)
陈书卷十一	列传第五	(34)
陈书卷十二	列传第六	(36)
陈书卷十三	列传第七	(38)
陈书卷十四	列传第八	(40)
陈书卷十五	列传第九	(42)
陈书卷十六	列传第十	(43)
陈书卷十七	列传第十一	(45)
陈书卷十八	列传第十二	(47)
陈书卷十九	列传第十三	(48)
陈书卷二十	列传第十四	(51)
陈书卷二十一	列传第十五	(53)
陈书卷二十二	列传第十六	(56)
陈书卷二十三	列传第十七	(57)
陈书卷二十四	列传第十八	(58)
陈书卷二十五	列传第十九	(60)
陈书卷二十六	列传第二十	(62)
陈书卷二十七	列传第二十一	(65)
陈书卷二十八	列传第二十二	(68)
陈书卷二十九	列传第二十三	(72)
陈书卷三十	列传第二十四	(74)
陈书卷三十一	列传第二十五	(76)
陈书卷三十二	列传第二十六	(79)
陈书卷三十三	列传第二十七	(81)
陈书卷三十四	列传第二十八	(85)
陈书卷三十五	列传第二十九	(89)
陈书卷三十六	列传第三十	(92)

陈书卷一

本纪第一

高祖上

高祖武帝讳翳先，字兴圉，小字法生。吴兴长城下若里人，汉太丘长陈实之后也，世居颍川。实玄孙准，晋太尉。准生匡，匡生达，永嘉南迁，为丞相掾，历太子洗马，出为长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尝谓所亲曰：“此地山川秀丽，当有王者兴。二百年后，我子孙必钟斯运。”达生康，复为丞相掾，咸和中土断，故为长城人。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书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骑侍郎高，高生怀安令咏，咏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皇考文赞。

高祖以梁天监二年癸未岁生。少倜傥有大志，不治生产。既长，读书，多武艺，明达果断，为当时所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龙颜，垂手过膝。尝游义兴，馆于许氏，夜梦天开数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高祖开口纳焉。及觉，腹中犹热，高祖心独负之。

大同初，新喻侯萧暕为吴兴太守，甚重高祖。尝目高祖谓僚佐曰：“此人方将远大。”及暕为广州刺史，高祖为中直兵参军，随府之镇。暕令高祖招集士马，众至千人，仍命高祖监宋陵郡。所部安化二县人不宾，高祖讨平之。寻监西江督护、高要郡守。先是，武林侯萧咨为交州刺史，以衰刻失众心。土人李贲连结数州豪杰同时反，台遣高州刺史孙罔、新州刺史卢子雄将兵击之，罔等不时进，皆于广州伏诛。子雄未死，与罔子。其主帅杜天合、杜僧明共举兵，执南江督护沈麟，进寇广州，昼夜苦攻，州中震恐。高祖率精兵三千，卷甲兼行以救之，频战屡捷，天合中流矢死，贼众大溃，僧明遂降。梁武帝深叹异焉，授直阁将军，封新安子，邑三百户，仍遣画工图高祖容貌而观之。

其年冬，萧暕卒。明年，高祖送丧还都，至大庾岭，会有诏高祖为交州司马，领武平太守，与刺史杨暕南讨。高祖益招勇敢，器械精利。暕喜曰：“能克贼者，必陈司武也。”委以经略。高祖与众军发自番禺。是时萧勃为定州刺史，于西江相会。勃知军士惮远役，阴购诱之，因诡说暕。暕集诸将问计，高祖对曰：“交址叛换，罪由宗室。遂使僭乱数州，弥历年登。定州复欲昧利目前，不顾大计。节下率师伐罪，故当生死以之，岂可畏惮宗室，轻于国宪？今若夺人沮众，何必交州讨贼，问罪之师，即回有所指矣。”于是勒兵鼓行而进。十一年六月，军至交州，贲众数万于苏历江口立城栅以拒官军。暕推高祖为前锋，所向摧陷。贲走典彻湖，于屈獠界立砦，大造船舰，充塞湖中，众军惮之，顿湖口不敢进。高祖谓诸将曰：“我师已老，将士疲劳，历岁相持，恐非良计。且孤军无援，入人心腹。若一战不捷，岂望生全。今藉其屡奔，人情未固，夷獠乌合，易为摧殄，正当共出百死，决力取之，无故停留，时事去矣。”诸将皆默然，莫有应者。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奔流迅激。高祖勒所部兵，乘流先进，众军鼓噪俱前，贼众大溃。贲窜入屈獠洞中，屈獠斩贲，传首京师。是岁太清元年也。

贲兄天宝遁入九真，与劫帅李绍隆收余兵二万，杀德州刺史陈文戒，进围爱州。高祖仍率众讨平之。除振远将军、西江督护、高要太守、督七郡诸军事。

二年冬，侯景寇京师，高祖将率兵赴援，广州刺史元景仲阴有异志，将图高祖。高祖知其计，与成州刺史王怀明、行台选部郎外臣等密议戒严。三年七月，集义兵于南海，驰檄以讨景仲。景仲穷蹙，缢于阁下，高祖迎萧勃镇广州。是时临贺内史欧阳颢监衡州，兰裕、兰京礼崩诱始兴等十郡，共举兵攻颢，颢请援于勃。勃令高祖率众救之。悉擒裕等，仍监始兴郡。

十一月，高祖遣杜僧明、胡颖将二千人顿于岭上，并厚结始兴豪杰同谋义举。侯安都、张偃等率千余人来附。萧勃闻之，遣钟休悦说高祖曰：“侯景骁雄，天下无敌，前者援军十万，士马精强。然而莫敢当锋，遂令羯贼得志，君以区区之众，将何所之？如闻岭北王侯又皆鼎沸，河东、桂阳相次屠戮，邵陵、开建亲寻干戈，李迁仕托身当阳，便夺马仗，以君疏外，诎可暗投？未若且住始兴，遥张声势，保此太山，自求多福。”高祖泣谓休悦曰：“仆本庸虚，蒙国成造。往闻侯景渡江，即欲赴援，遭值元、兰，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没，主上蒙尘，君等臣死，谁敢受命！君侯体则皇枝，任重方岳，不能摧锋万里，雪此冤痛，见遣一军，犹贤乎已，乃降后旨，使人慨然。仆行计决矣，凭为披述。”乃遣使间道往江陵，禀承军期节度。时蔡路养起兵据南康，勃遣腹心谭世远为曲江令，与路养相结，同遇义军。大宝元年正月，高祖发自始兴，次大庾岭。路养出军顿南野，依山水立四城以拒高祖。高祖与战，大破之。路养脱身窜走，高祖进顿南康。湘东王承制授高祖员外散骑常侍、持节、明威将军、交州刺史，改封南野县伯。

六月，高祖修崎头古城，徙居焉。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庾，遣主帅杜平虏率千人人赣石、鱼梁，高祖命周文育将兵击走之，迁仕奔宁都。承制授高祖通直散骑常侍、使持节、信威将军、豫州刺史，领豫章内史，改封长城县侯。寻授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六郡诸军事、军师将军、南江州刺史，余如故。时宁都人刘蕡等资迁仕舟舰兵仗，将袭南康，高祖遣杜僧明等率二万人据白口，筑城以御之，迁仕亦立城以相对。二年三月，僧明

等攻拔其城，生擒仕送南康，高祖斩之。承制命高祖进兵定江州，仍授江州刺史，余如故。

六月，高祖发自南康。南康赣石旧有二十四滩，滩多巨石，行旅者以为难。高祖之发也，水暴起数丈，三百里间巨石皆没。进军顿西昌，有龙见于水滨，高五丈许，五采鲜耀。军民观者数万人。是时承制遣征东将军王僧辩督众军讨侯景。八月，僧辩军次浚城，高祖率杜僧明等众军及南川豪帅合三万人将会焉。时西军乏食，高祖先贮军粮五十万石，至是分三十万以资之。仍顿巴丘。会侯景废简文帝，立豫章嗣王栋，高祖遣兼长史沈褒奉表于江陵劝进。十一月，承制授高祖使持节、都督会稽东阳新安临海永嘉五郡诸军事、平东将军、东扬州刺史，领会稽太守、豫章内史，余并如故。三年正月，高祖率甲士三万人、强弩五千张、舟舰二千乘，发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遣中记室参军江元礼以事表江陵，承制加高祖鼓吹一部。是时僧辩已发浚城，会高祖于白茅湾，乃登岸结坛，刑牲盟约。进军次芜湖，侯景城主张黑弃城走。三月，高祖与诸军进克姑熟，仍次蔡洲。侯景登石头城观望形势，意甚不悦，谓左右曰：“此军上有紫气，不易可当。”乃以舳舻贮石沈塞淮口，缘淮作城，自石头迄青溪十余里中，楼雉相接。诸将未有所决，僧辩遣杜嗣问计于高祖，高祖曰：“前柳仲礼数十万兵隔水而坐，韦粲之在青溪，竟不渡岸，贼乃登高望之，表里俱尽，肆其凶虐，覆我王师。今围石头，须渡北岸。诸将若不能当锋，请先往立柵。”高祖即于石头城西横阨筑柵，众军次连八城，直出东北。贼恐西州路断，亦于东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景率众万余人、铁骑八百余匹，结阵而进。高祖曰：“军志有之，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今我师既众，贼徒甚寡，应分贼兵势，以弱制强，何故聚其锋锐，令必死于我？”乃命诸将分处置兵。贼直冲王僧志，僧志小缩。高祖遣徐度领弩手二千横截其后，贼乃却。高祖与王琳、杜龛等以铁骑悉力乘之，贼退据其柵。景仪同卢辉略开石头北门来降。荡主戴冕、曹宣等攻拔果林一城，众军又克其四城。贼复还，殊死战，又尽夺所得城柵。高祖大怒，亲率攻之。士卒腾柵而入，贼复散走。景与百余骑弃稍执刀，左右冲阵，阵不动，景众大溃，遂北至西明门。景至阙下，不敢入台，遣腹心取其二子而遁。高祖率众出广陵迎接，会景将郭元建奔齐，高祖纳其部曲三千人而还。僧辩启高祖镇京口。

五月，齐遣辛术围严超达于秦郡，高祖命徐度领兵助其固守。齐众七万，填堑，起土山，穿地道，攻之急。高祖乃自率万人解其围，纵兵四面击齐军，弓弩乱发，齐平秦王中流矢死，斩首数百级，齐人收兵而退。高祖振旅南归，遣记室参军刘本仁献捷于江陵。

七月，广陵侨民朱盛、张象潜结兵袭齐刺史温仲邕，遣使来告，高祖率众济江以应之。会齐人来聘，求割广陵之地，王僧辩许焉，仍报高祖，高祖于是引军还南徐州，江北人随军而南者万余口。承制授高祖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余并如故。及王僧辩率众征陆纳于湘州，承制命高祖代镇扬州。十一月，湘东王即位于江陵，改大宝三年为承圣元年。湘州平，高祖旋镇京口。三年三月，进高祖位司空，余如故。

十一月，西魏攻陷江陵，高祖与王僧辩等进启江州，请晋安王以太宰承制，又遣长史谢哲奉笺劝进。十二月，晋安王至自寻阳，入居朝堂，给高祖班剑二十人。四年五月，齐送贞阳侯深明还主社稷，王僧辩纳之，即位，改元曰天成，以晋安王为皇太子。初，齐之请纳贞阳也，高祖以为不可，遣使诣僧辩苦争之，往返数四，僧辩竟不从。高祖居常愤叹，密谓所亲曰：“武皇虽磐石之宗，远布四海，至于克雪仇耻，宁济艰难，唯孝元而已，功业茂盛，前代未闻。我与王公俱受重寄，语未绝音，声犹在耳，岂期一旦便有异图。嗣主高祖之孙，元皇之子，海内属目，天下宅心，竟有何辜，坐致废黜，远求夷狄，假立非次，观其此情，亦可知矣。”乃密具袍数千领，及锦彩金银，以为赏赐之具。九月壬寅，高祖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谋之，仍部列将士，分赏金帛，水陆俱进。是夜发南徐州讨王僧辩。甲辰，高祖步军至石头前，遣勇士自城北逾入。时僧辩方视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内出，僧辩逃走，与其第三子顗相遇，俱出阁，左右尚数十人，苦战。高祖大兵寻至，僧辩寡不敌，走登城南门楼，高祖因风纵火，僧辩穷迫，乃就擒。是夜缢僧辩及顗。景午，贞阳侯逊位，百僚奉晋安王上表劝进。十月己酉，晋安王即位，改承圣四年为绍泰元年。壬子，诏授高祖侍中、大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将军、扬南徐二州刺史，持节、司空、班剑、鼓吹并如故。仍诏高祖甲仗百人，出入殿省。

震州刺史杜龛据吴兴，与义兴太守韦载同举兵反。高祖命周文育率众攻载于义兴，龛遣其从弟北叟将兵拒战，北叟败归义兴。辛未，高祖表自东讨，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陵宿卫台省。甲戌，军至义兴。景子，拔其水柵。秦州刺史徐嗣徽据其城以入齐，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约共举兵应龛，齐人资其兵食。嗣徽等以京师空虚，率精兵五千奄至阙下，侯安都领骁勇五百人出战，嗣徽等退据石头。丁丑，载及北叟来降，高祖抚而释之。以嗣徽寇逼，卷甲还都，命周文育进讨杜龛。十一月己卯，齐遣兵五千济渡据姑熟。高祖命合州刺史徐度于冶城寺立柵，南抵淮渚。齐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刘仕荣、淮州刺史柳达摩领兵万人，于胡墅渡米粟三万石马千匹，入于石头。癸未，高祖遣侯安都领水军夜袭胡墅，烧齐船千余艘，周铁武率舟师断齐运输，擒其北徐州刺史张领州，获运舫米数千石。仍遣韦载于大航筑城，使杜陵据守。齐人又于仓门水南立二柵以拒官军。甲辰，嗣徽等攻冶城柵，高祖领铁骑精甲，出自西明门袭击之，贼众大溃。嗣徽留柳达摩等守城，亲率亲属腹心，往南州采石，以迎齐援。十二月癸丑，高祖遣侯安都领舟师，袭嗣徽家口于秦州，俘获数百人。官军连舰塞淮口，断贼水路。先是太白自十一月景戌不见，乙卯出于东方。景辰，高祖尽命众军分部甲卒，对冶城立航渡兵，攻其水南二柵。柳达摩等渡淮置阵，高祖督兵疾战，纵火烧柵，烟尘涨天。贼溃，争舟相排挤，

溺死者以千数。时百姓夹淮观战，呼声震天地。军士乘胜，无不以一当百，尽收其船舰，贼军溃散。是日嗣徽、约等领齐兵水步万余人，还据石头，高祖遣兵往江宁，据要险以断贼路。贼水步不敢进，顿江宁浦口，高祖遣侯安都领水军攻破之，嗣徽等乘单舸脱走，尽收其军资器械。己未，官军四面攻城，自辰迄酉，得其东北小城，及夜兵不解。庚申，达摩遣使侯子钦、刘仕荣等诣高祖请和，高祖许之，乃于城门外刑牲盟约，其将士部曲一无所问，恣其南北。辛酉，高祖出石头南门，陈兵数万，送齐人归北者。

壬戌，齐和州长史乌丸远自南州奔还历阳。江宁令陈嗣、黄门侍郎曹朗据姑熟反，高祖命侯安都、徐度等讨之，斩首数千级，聚为京观。石头、采石、南州悉平，收获马仗船米不可胜计。

是月杜龔以城降。二年正月癸未，诛杜龔于吴兴。龔从弟北叟、司马沈孝敦并赐死。

二月庚申，高祖遣侯安都、周铁武率舸舰备江州，仍顿梁山起栅。甲子，敕司空有军旅之事，可骑马出入城内。戊辰，前宁远石城公外兵参军王位于石头沙际获玉玺四纽，高祖表以送台。

三月戊戌，齐遣水军仪同萧轨、庾狄伏连、尧难宗、东方老、侍中裴英起、东广州刺史独孤辟恶、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约、徐嗣徽等，率众十万出栅口，向梁山，帐内荡主黄丛逆击，败之，烧其前军船舰，齐顿军保芜湖。高祖遣定州刺史沈泰、吴郡太守裴忌就侯安都，共据梁山以御之。

自去冬至是，甘露频降于钟山、梅岗、南涧及京口、江宁县境，或至三数升，大如弈棋子，高祖表以献台。

四月丁巳，高祖诣梁山军巡抚。五月甲申，齐兵发自芜湖，景申，至秣陵故治。高祖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顿马牧，杜陵顿大航南。己亥，高祖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将帅，于大司马门外白兽阙下刑牲告天。以齐人背约，发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视，士卒观者益奋。辛丑，齐军于秣陵故县跨淮立桥栅，引渡兵马。其夜至方山。侯安都、周文育、徐度等各引还京师。癸卯，齐兵自方山进及儿塘，游骑至台。周文育、侯安都顿白土岗，旗鼓相望，都邑震骇。高祖潜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袭齐行台赵彦于瓜步，获舟舰百余艘，陈粟万斛。尔日天子羽林禁兵，顿于长乐寺。六月甲辰，齐兵潜至钟山龙尾。丁未，进至莫府山。高祖遣钱明领水军出江乘，要击齐人粮运，尽获其船米，齐军于是大馁，杀马驴而食之。庚戌，齐军逾钟山，高祖众军分顿乐游苑东及覆舟山北，断其冲要。壬子，齐军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将据北郊坛。众军自覆舟东移，顿郊坛北，与齐人相对。其夜大雨震电，暴风拔木，平地水丈余。齐军昼夜坐立泥中，悬隔以囊，而台中及潮沟北水退路燥，官军每得番易。甲寅，少霁，高祖命众军秣马蓐食，迟明攻之。乙卯旦，自率帐内麾下出莫府山南，吴明彻、沈泰等众军首尾齐举，纵兵大战，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横出其后，齐师大溃，斩获数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胜计，生执徐嗣徽及其弟嗣宗，斩之以徇。追奔至于监沂。其江乘、摄山、钟山等诸军相次克捷，虏萧轨、东方老、王敬宝、李希光、裴英起等将帅凡四十六人。其军士得窜至江者，缚获筏以济，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溺水弥岸。丁巳，众军出南州，烧贼舟舰。己未，斩刘归义、徐嗣彦、傅野猪于建康市。是日解严。庚申，萧轨、东方老、王敬宝、李希光、裴英起皆伏诛。高祖表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七月景子，诏授高祖中书监、司徒、扬州刺史，进爵为公。增邑并前五千户，侍中、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将军、尚书令、班剑、鼓吹、甲仗并如故，并给油幢皂轮车。是月侯瑱以江州入附。遣侯安都镇上流，定南中诸郡。

八月癸卯，太府卿何顓、新州刺史华志各上玉玺一，高祖表以送台，诏归之高祖。是日诏高祖食安吉、武康二县，合五千户。九月壬寅，改年曰太平元年。进高祖位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改刺史为牧，进封义兴郡公，侍中、司徒、都督、班剑、鼓吹、甲仗、皂轮车并如故。丁未，中散大夫王彭筠称今月五日平旦于御路见龙迹，自大社至象阙，亘三四里。庚申，诏追赠高祖考侍中、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封义兴郡公，谥曰恭。十月甲戌，敕丞相自今入问讯，可施别榻以近宸坐。二年正月壬寅，天子朝万国于太极东堂，加高祖班剑十人，并前三十人，余如故。丁未，诏赠高祖兄道谈散骑常侍、使持节、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长城县公，谥曰昭烈；弟休先侍中、使持节、骠骑将军、南徐州刺史、武康县侯，谥曰忠壮，食邑各二千户。甲寅，遣兼侍中谒者仆射陆缮策拜长城县夫人章氏为义兴国夫人。丁卯，诏赠高祖祖侍中、太常卿，谥曰孝。追封高祖祖母许氏吴郡嘉兴县君，谥曰敬；妣张氏义兴国太夫人，谥曰宣。

二月庚午，萧勃举兵，自广州渡岭，顿南康，遣其将欧阳颢、傅泰及其子孜为前军，至于豫章，分屯要险，南江州刺史余孝顷起兵应勃，高祖命周文育、侯安都率众讨之。

八月甲午，进高祖位太傅，加黄钺，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并给羽葆鼓吹一部。其侍中、都督、录尚书、镇卫大将军、扬州牧、义兴郡公、班剑、甲仗、油幢皂轮车并如故。景申，加高祖前后部羽葆鼓吹。

是时，湘州刺史王琳拥兵不应命，高祖遣周文育、侯安都率众讨之。

九月辛丑，诏曰：

肇昔元胎剖判，太素氤氲，崇建人皇，必凭洪宰。故贤哲之后，牧伯征于四方，神武之君，大监治乎万国。又有一匡九合，渠门之赐以隆，戮带围温，行宫之宠斯茂，时危所以贞固，运泰所以光熙，斯乃千载同风，百王不刊之道也。

太傅义兴公，允文允武，乃圣乃神，固天生德，康济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远逾沧海，太极交、越。皇运不造，书契未闻，中国其亡，兵凶总至，哀哀嚆类，譬彼穷牢，悠悠上天，莫云斯极。否终则泰，元辅应

期，救此将崩，援兹已溺，乘舟履屨，架险浮深，经略中途，毕歼群丑。泊乎石头、姑熟，流髓履肠，一朝指撝，六合清晏。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雪三后之勒仇，夷三灵之臣愆。尧台禹佐，未始能阶，殷相周师，固非云拟。重之以屯剽余象，荆楚大崩，天地无心，乘舆委御，五胡荐食，竞谋渚夏，八方棋峙，莫有匡救，强臣放命，黜我冲人，顾影于荼毒之魂，甘心于宁卿之辱。却按下髻，求哀之路莫从，窃铁逃责，容身之地无所。公神兵奄至，不日清澄，惟是厚蒙，再膺天录。斯又巍巍荡荡，无德而称焉。

加以仗兹忠义，屠彼叛逆，震部夷氛，稽山罢役，番禺、蠡泽，北鄙西郊，歼厥凶徒，罄无遗种。斯则兆民之命，修短所县，率土之基，兴亡是赖。于是刑礼兼训，沿革有章，中外咸平，遐迩宁一，用能使阳光合魄，曜象呈晖，栖阁游庭，抱仁含信，宏勋该于厚地，大道格于玄天。义、农、炎、昊以来，卷领垂衣之世，圣人济物，未有如斯者也。

夫备物典策，桓、文是膺，助理阴阳，萧、曹不让，未有功高于寓县，而常薄于伊、周，凡厥人只，固怀延仁。实由公谦撝自牧，降损为怀，嘉数返回，永言增叹。岂可申兹雅尚，久废朝猷，宜戒司勋，敬升鸿典。且重华大圣，矧纳惟贤，盛德之祀无忘，公侯之门必复。是以殷嘉亶甫，继后稷之官，尧命义和，纂重黎之位。况其本枝攸建，宜誓山河者乎？其进公位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陈公，备九锡之礼，加玺绂、远游冠、绿绂绶，位在诸侯王上，其镇卫大将军、扬州牧如故。

策曰：

大哉乾元，资日月以贞观，至哉坤元，凭山川以载物。故惟天为大，陟配者钦明，惟王建国，翼辅者齐圣。是以文、武之佐，璫璆蕴其玉璜，尧、舜之臣，荣河饒其金版。况乎体得一之鸿姿，宁阳九之危厄，拯横流于碣石，扑燎火于昆岑，驱驭于韦、彭，跨蹀于齐、晋，神功行而靡用，圣道运而无名者乎？今将授公典策，其敬听朕命：

日者昊天不吊，钟乱于我国家，网漏吞舟，强胡内蠹，茫茫宇宙，悽悽黎元，方足圆颅，万不遗一，太清否亢，桥山之痛已深，大宝屯如，平阳之祸相继。上宰膺运，康救兆民，鞠旅于滇池之南，扬旌于桂岭之北，悬三光于已坠，濫四海于群飞，屠戮竄于中原，斲鲸鲵于濛汜。荡宁上国，光启中兴。此则公之大造于皇家者也。

既而天未悔祸，夷丑荐臻，南夏崩腾，西京荡覆，群胡孔炽，藉乱乘间，推纳藩枝，盗假神器，冢司昏桡，旁引寇仇，既见贬于桐宫，方谋危于汉阁，皇运已殆，何殊繁旆，中国摇然，非徒如线。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复莒齐都，平戎王室。朕所以还膺宝历，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风猷，歌宣王之雅颂。此又公之再造于皇家者也。

公应务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岭，莫不窥临，银洞珠宫，所在宁谧。孙、卢肇衅，越貉为灾，番部陆危，势将沦殄。公赤旗所指，袞垒洞开，白羽才撝，凶徒粉溃。非其神武，久丧南藩。此又公之功也。

大同之末，边政不修。李贲狂逞，窃我交、爱，敢称大号，骄恣甚于尉他，据有连州，雄豪积于梁硕。公英嘉雄贲，电扫风行，驰御栖船，直跨沧海，新昌、典澈，备履艰难，苏历、嘉宁，尽为京观。三山獠洞，八角蛮厓，矧矣水禽之乡，悠哉火山之国，马援之所不屈，陶璜之所未闻，莫不惧我王灵，争朝边候，归赆天府，献状鸿肤。此又公之功也。

自寇房陵江，宫闱幽辱。公枕戈尝胆，提剑拊心，气涌青霄，神飞紫阁。而番禺连率，本自诸夷，言得其朋，是怀同恶。公仗此忠诚，乘机剿定，执沛令而衅鼓，平新野而据鞍。此又公之功也。

世道初艰，方隅多难，勛门桀黠，作乱衡嶷，兵切池陞，众兼夷獠。公以国盗边警，知无不为，恤是同盟，诛其丑类，莫不鱼惊鸟散，面缚头悬。南土黔黎，重保苏息。此又公之功也。

长驱岭峤，梦想京畿，缘道曹豪，递为榛梗，路养渠率，全据大都，蓄聚逋逃，方谋阻乱，百楼不战，云梯之所未窥，万弩齐张，高棚之所非敌。公龙骧虎步，嘯吒风云，山靡坚城，野无强阵，清妖氛于瀟石，灭沴气于零都。此又公之功也。

迁仕凶慝，屯据大阜，乞活类马腾之军，流民多杜弼之众，推锋转斗，自北徂南，频岁稽诛，实惟就虏。公坐挥三略，遥制六奇，义勇同心，貔貅骋力，雷奔电击，谷静山空，列郡无犬吠之惊，丛祠罢狐鸣之盗。此又公之功也。

王师讨虏，次届沦波，兵乏兼储，士有饥色。公回麾蠡泽，积谷巴丘，亿庾之咏斯丰，壶浆之迎是众，军民转漕，曾无砥柱之难，舳舻相望，如运数仓之府，渠梁贝冑，顾蔑雷霆，高舰层楼，仰扞霄汉，故使三军勇锐，百战无前，承此兵粮，遂殄凶逆。此又公之功也。

若夫英图近俗，义旅如云，濫垒猜携，用淹戎略。公志唯同奖，师克在和，鹄塞非虞，鸿门是会，若晋侯之誓白水，如萧王之推赤心，屈礼交盟，人只感咽，故能使舟师并路，远迹朋心。此又公之功也。

姑熟襟要，峭函阻凭，寇虏据其关梁，大盗负其肩膊。公一校裁撝，三雄并奋，左贤、右角，沙溃土崩，木甲殄于中原，毡裘赴于江水，他他藉藉，万计千群，鄂坂之隘斯开，夷庚之道无塞。此又公之功也。

义军大众，俱集帝京，逆竖凶徒，犹屯皇邑。若夫表里山河，金汤险固，疏龙首以抗殿，摧华岳以为城，杂虏凭焉，强兵自若。公回兹地轴，抗此天罗，曾不崇朝，俾无遗噍，军容甚穆，国政方修，物重睹于衣冠，

民还瞻于礼乐，楚人满道，争睹于叶公，汉老衔悲，俱欢于司隶。此又公之功也。

内难初静，诸侯出关，外郡传烽，鲜卑犯塞，莫非且渠、当户，中贵名王，冀马迺于淮南，胡笳动于徐老。公舟师步甲，亘野横江，歼厥群叛，遂殪封豨，莫不挂木而止，戎车靡遗，遇泞而旋，归驂尽殪。此又公之功也。

公克黜祸难，劬劳皇室，而孙宁之党，翻启狄心，伊、洛之间，咸为虜成。虽金陵佳气，石垒天严，朝暗戎尘，夜喧胡鼓。公三筹既画，八阵斯张，裁举灵钲，亦抽金仆，咸俘丑类，悉反高墉，异李广之皆诛，同庞元之尽赦。此又公之功也。

任约叛换，泉声不浚。戎羯贪婪，狼心不改，穹庐毡幕，抵北阙而为营；乌孙天马，指东都而成阵。公左甄右落，箕张翼舒，扫是撙枪，驱其狼狽，长狄之种埋于国门，椎髻之首烹于军市，投秦坑而尽沸，噎灌醢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

一相居中，自折彝鼎，五湖小守，妄怀同恶。公夙驾兼道，衣制杖戈，玉斧将挥，金钲且戒，抚首震慑，遽请灰钉，蒸糠以表其含弘，焚书以安其反侧。此又公之功也。

贼氛凶横，陵虐具区，阻兵安忍，凭灾怙乱，自古虫言鸟迹，浑沌洪荒，凡或虐刈，未此残酷。公虽宗居汝颖，世寓东南，育圣诞贤之乡，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愤切，卓尔英状，丞规奉算，戮此大慙，如烹小鲜。此又公之功也。

乱离永久，群盗孔多，浙左凶渠，连兵构逆，岂止千兵、五校、白雀、黄龙而已哉！公以中军无率，选是亲贤，奸寇途穷，淮然冰泮，刑唐之所，文命动其大威，雷门之间，句踐行其严戮，英规圣迹，异代同风。此又公之功也。

同姓有虐，顽凶不宾，凭藉宗盟，图危社稷，观兵汇泽，势震京师，驱率南蛮，已为东帝。公论兵于庙堂之上，决胜于罅俎之间，寇、贾、樊、滕，浮江下濊，一朝擒扑，无待旬师，万里澄清，非劳新息。此又公之功也。

豫章妖寇，依凭山泽，缮甲完聚，多历岁时，结从连横，爰泊交、广。吕嘉既获，吴濞已钹，命我还师，征其不恪，连营尽拔，伪党斯擒，曜圣武于匡山，回神旌于蠡派。此又公之功也。

自八紘九野，瓜剖豆分，窃帝偷玉，连州比县。公武灵已畅，文德又宣，折简驰书，风猷斯还，至于苍苍浴日，杳杳无雷，北泊丈夫之乡，南逾女子之国，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款关。此又公之功也。

京师祸乱，亟积寒暄，双阙低昂，九门寥豁。宁秦宫之可顾？岂鲁殿之犹存？五都警弁，百僚卿士，胡服纓纓，咸为戎俗，高冠厚履，希复华风，宋微子《麦穗》之歌，周大夫《黍离》之叹，方之于斯，未足为悲矣。公求衣昧旦，晨食高春，兴构宫闾，具瞻遐迹，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还闻太始之风流，重睹永平之遗事。此又公之功也。

公有济天下之勋，重之以明德，凝神体道，合德符天，用百姓以为心，随万机而成务，耻一物非唐、虞之民，归含灵于仁寿之域，上德不德，无为以为，夏长春生，显仁蔽用，忠信为宝，风雨弗僇，仁惠为基，牛羊勿践，功成治定，乐奏《咸》、《云》，安上治民，礼兼文质，物色丘园，衣裾里巷，朝多君子，野无遗贤，菽粟同水火之饶，工商富猗顿之旅。是以天无蕴宝，地有呈祥，濡露朝云，朝团晓映，山车泽马，服驭登闲，既景焕于图书，方葳蕤于史策。高勋逾于象纬，积德冠于嵩、华，固无德而称者矣。

朕又闻之，前王幸世，茂赏尊贤，式树藩长，总征群伯，《二南》崇绝，四履遐旷，泱泱表海，祚土维齐，岩岩泰山，俾侯于鲁；抑又勤王反郢，夹辅迁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阳之礼咸备；况复经营宇宙，宁唯断鳖足之功，弘济苍生，非直凿龙门之峻；而畴庸报德，寂尔无闻，朕所以垂拱当宁，载怀惭悼者也。今授公相国，以南豫州之陈留、南丹阳、宣城，扬州之吴兴、东阳、新安、新宁，南徐州之义兴，江州之鄱阳、临川十郡，封公为陈公。锡兹青土，苴以白茅，爰定尔邦，用建冢社。昔旦、奭分陕，俱为保师，晋、郑诸侯，咸作卿士，兼其内外，礼实攸宜。今命使持节兼太尉王通授相国印绶、陈公玺绂。使持节兼司空王琚授陈公茅土，金兽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国秩逾三铉，任总百司，位绝朝班，礼由事革。其以相国总百揆，除录尚书之号，上所假节侍中貂蝉、中书监印章、中书省太傅印绶、义兴公印策，其镇卫大将军、扬州牧如故。

又加公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公礼为桢干，律等衡策，四维皆举，八柄有章，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以公贱宝崇谷，疏爵待农，室富京坻，民知荣辱，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调理阴阳，箫谱《风雅》，三灵允降，万国同和，是用锡公轩县之乐，六佾之舞。以公宣导玉猷，弘阐风教，光景所照，輶象必通，是用锡公朱户以居。以公抑扬清浊，褒德进贤，髦士盈朝。幽人虚谷，是用锡公纳陛以登。以公巍然廊庙，为世熔范，折冲四表，临御八荒，是用锡公武贲之士三百人。以公执兹明罚，期在刑措，象恭无赦，千纪必诛，是用锡公斧、钺各一。以公英猷远量，跨厉嵩溟，包一车书，括囊寰宇，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公天经地义，贯彻幽明，春露秋霜，允恭染盛，是用锡公相轡一疋，圭璜副焉。陈国置丞相已下，一遵旧式。往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弘建邦家，允兴洪业，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十月戊辰，进高祖爵为王，以扬州之会稽、临海、永嘉、建安，南徐州之晋陵、信义，江州之寻阳、豫章、安成、庐陵并前为二十郡，益封陈国。其相国、扬州牧、镇卫大将军并如故。又命陈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

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设钟簠宫县。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号，陈台百官，一依旧典。

辛未，梁帝禅位于陈，诏曰：

五运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属圣贤，用能经纬乾坤，弥纶区宇，大庇黔首，阐扬鸿烈。革晦以明，积代同軌，百王踵武，咸由此则。梁德湮微，祸乱荐发，太清云始，见困长蛇，承圣之季，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窃神器，三光垂沈，七庙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坠，我武、元之祚，有如缀旒，静惟屯剥，夕惕载怀。

相国陈王，有命自天，降神惟岳，天地合德，晷曜齐明，拯社稷之横流，提亿兆之涂炭，东诛逆叛，北歼獯丑，威加四海，仁渐万国，复张崩乐，重兴绝礼，儒馆聿修，戎亭虚候，大功在舜，盛绩惟禹，巍巍荡荡，无得而称。来献白环，岂直皇虞之世，入贡素雉，非止隆周之日。固以效珍川陆，表瑞烟云，甘露醴泉，旦夕凝涌，嘉禾朱草，萐植郊甸。道昭于悠代，勋格于皇穹，明明上天，光华日月，革故著于玄象，代德彰于图讖，狱讼有归，讴歌爰适，天之历数，实有攸在。朕虽庸蔽，暗于古昔，永稽崇替，为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遗典，人祇之至愿乎。今便逊位别宫，敬禅于陈，一依唐、虞、宋、齐故事。

策曰：

咨尔陈王：惟昔上古，厥初生民，驩连、渠陆之前，容成、大庭之代，并结绳写鸟，杳冥恍惚，故靡得而详焉。自义、农、轩、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无为而子万姓，居之如积朽索，去之如脱敝履。裁遇许由，便能舍帝，暂逢善卷，即以让王。故知玄扈璇玑，非关尊贵，金根玉辂，示表君临。及南观河渚，东沈刻璧，精华既竭，毫勳已倦，则抗首而笑，唯贤是与，喟然作歌，简能斯授，遗风余烈，昭晰图书。汉、魏因循，是为故实。宋、齐授受，又弘斯义。我高祖应期抚运，握枢御宇，三后重光，祖宗齐圣。及时属阳九，封豕荐食，西都失驭，夷狄交侵，乃皇天成，轻弄龟鼎，惶惶黔首，若崩厥角，微微皇极，将甚纆紲。

惟王乃圣乃神，钦明文思，二仪并运，四时合序，天锡智勇，人挺雄杰，珠庭日角，龙行武步，爰初投袂，日乃勤王，电扫番禺，云撤彭蠡，摘其元恶，定我京畿。及王贺帝弘，贸兹冠履，既行伊、霍，用保冲人。震泽、稽阴，并怀叛逆，獯羯丑虏，三乱皇都，裁命偏师，二邦自殄，薄伐玃狁，六戎尽殄。岭南叛涣，湘、郢结连，贼帅既擒，凶渠传首，用能百揆时序，四门允穆，无思不服，无远不届，上达穹昊，下漏深泉，蛟鱼并见，讴歌攸属。况乎长替横天，已征布新之兆，璧日斯既，实表更姓之符。是以始创义师，紫云曜彩，肇惟尊主，黄龙负舟。括矢素鞬，梯山以至，白环玉玦，慕德而臻。若夫安国宇萌，本因万物之志，时乘御宇，良会乐推之心。七百无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既季，而传祚于我有梁，天之历数，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广询群议，王公卿尹，莫不攸属，敬从人只之愿，授帝位于尔躬。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王其允执厥中，轨仪前式，以副溥天之望！禋祀上帝，时膺大礼，永固洪业，岂不盛欤！

又玺书曰：

君子者自昭明德，达人者先天弗违，故能进退咸亨，动静元吉。朕虽蒙寡，庶乎景行。何则？三才剖判，九有区分，情性相乖，乱离云起，是以建彼司牧，推乎圣贤，授受者任其时来，皇王者本非一族，人谋是与，屈已从万物之心，天意斯归，鞠躬奉百灵之命。讴歌所往，则襁袂以膺之，菁华已竭，乃褰裳而去之。昔在唐、虞，鉴于天道，举其黎献，授彼明哲，虽复质文殊轨，沿革不同，历代因循，斯风靡替。我大梁所以考膺太室，接礼贰宫，月正元日，受终文祖。但运不常夷，道无恒泰，山岳倾偃，河海沸腾，电目雷声之禽，钩爪锯牙之兽，咀嚼含生，不知纪极。二后英圣，相仍在天，六夷贪狡，争侵中国，县王都帝，人怀干纪，一民尺土，皆非梁地。朕以不造，幼罹凶凶，仰凭衡佐，亟移年序。周成、汉惠，邈矣无阶，惟是童蒙，必貽颠蹶。若使时无圣哲，世靡艰难，犹当高蹈于沧洲，自求于泰伯者矣。

惟王应期诞秀，开基握图，性道故其难闻，嘉庸已其被物，乾行同其煮覆，日御比其贞明，登承圣于复禹之功，树鞠子于兴周之业，灭陆浑于伊、洛，歼驩戎于镐京，大小二震之骁徒，东南两越之勍寇，遵行天讨，无遗神策。于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仁沾腹苇，信及豚鱼，殷牖斯空，夏台虚设，民惟《大畜》，野有《同人》，升平颂平，无偏无党，固以云飞紫盖，水跃黄龙，东伐西征，掩映川陆，荣光暖暖，已冒郊廛，甘露漉漉，亟流庭苑。车辙马迹，谁不率从？蟠水流沙，谁不怀德？祥图远至，非唯赤伏之符，灵命昭然，何止黄星之气。海口河目，贤圣之表既彰，握旄执钺，君人之状斯伟。且自摄提无纪，孟陬殄灭，枉矢宵飞，天弧晓映，久矣夷羊之在牧，时哉蛟龙之出泉。革运之兆咸征，惟新之符并集，朕所以钦若助、华，屡回星纪。昔者木运斯尽，予高祖受焉。今历去炎精，神归枢纽，敬以火德，传于尔陈。远鉴前王，近谋群辟，明灵有悦，率土同心。今遣使持节兼太保侍中尚书左仆射平乐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长史王瑒奉皇帝玺绶。受终之礼，一依唐、虞故事。王其时陟元后，宁育兆民，光阐洪猷，以承昊天子休命！

是日梁帝逊于别宫。高祖谦让再三，群臣固请，乃许。

陈书卷二

本纪第二

高祖下

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曰：“皇帝臣霸先，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梁氏以圯荅荐臻，历运有极，钦若天应，以命于霸先。夫肇有蒸民，乃树司牧，选贤与能，未常厥姓。放勋、重华之世，咸无意于受终，当涂、典午之君，虽有心于揖让，皆以英才处万乘，高勋御四海，故能大庇黔首，光宅区县。有梁末运，仍叶遘屯，獯丑凭陵，久移神器，承圣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祸，复罹寇逆，嫡嗣废黜，宗枝僭诈，天地荡覆，纪纲泯绝。霸先爰初投袂，大拯横流，重举义兵，实戡多难，废王立帝，实有厥功，安国定社，用尽其力。是谓小康，方期大道。既而烟云表色，日月呈瑞，纬聚东井，龙见谯邦，除旧布新，既彰玄象，迁虞事夏，且协讴讼，九域八荒，同布衷款，百神群祀，皆有诚愿。梁帝高谢万邦，授以大宝，霸先自惟菲薄，让德不嗣，至于再三，辞弗获许。金以百姓须主，万机难旷，皇灵眷命，非可谦拒。畏天之威，用膺嘉祚，永言凤志，能无惭德。敬简元辰，升坛受禅，告类上帝，用答民心，永保于我有陈。惟明灵是赖！”先是氛雾，昼夜晦冥，至于是日，景气清晏，识者知有天道焉。礼毕，舆驾还宫，临太极前殿。诏曰：“五德更运，帝王所以御天，三正相因，夏、殷所以宰世，虽色分辞翰，时异文质，揖让征伐，迄用参差，而育德振民，义归一揆。朕以寡昧，时属艰危，国步屡屯，天维三绝，肆勤先后，拯厥横流，藉将帅之功，兼猛士之力，一匡天下，再造黔黎。梁氏以天禄永终，历数攸在，遵与能之典，集大命于朕躬。顾惟菲德，辞不获亮，式从天眷，俯协民心，受终文祖，升禋上帝，继迹百王，君临万宇，若涉川水，罔知攸济。宝业初建，皇祚惟新，思俾惠泽，覃被兆兆。可大赦天下，改梁太平二年为永定元年。赐民爵二级，文武二等。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入谷五斛。逋租宿债，皆勿复收。其有犯乡里清议赃污淫盗者，皆洗除先注，与之更始。长徒教系，特皆原之。亡官失爵，禁锢夺劳，一依旧典。”又诏曰：“《礼》陈杞、宋、《诗》咏二客，弗臣之重，历代斯敦。梁氏钦若人只，宪章在昔，济河沈璧，高谢万邦，茅赋所加，宜遵旧典。其以江阴郡奉梁主为江阴王，行梁正朔，车旗服色，一依前准，宫馆资待，务尽优隆。”又诏梁皇太后为江阴国太妃，皇后为江阴国妃。又诏百司依立摄职。

景子，舆驾幸钟山祠蒋帝庙。戊寅，舆驾幸华林园，亲览词论，临赦囚徒。己卯，分遣大使宣劳四方，下玺书敕州郡曰：“夫四王革代，商、周所以应天，五胜相推，轩、义所以当运。梁德不造，丧乱积年，东夏崩腾，西都荡覆。萧勃干纪，非唯赵伦，侯景滔天，逾于刘载。贞阳反篡，贼约连兵，江左累属于鲜卑，金陵久非于梁国。有自氤氲混沌之世，龙图凤纪之前，东汉兴平之初，西朝永嘉之乱，天下分崩，未有若于梁朝者也。朕以虚薄，属当兴运，自昔登庸，首清诸越，徐门浪泊，靡不征行，浮海乘山，所在戡定。冒诉风尘，骋驰师旅，六延梁杞，十剪强寇，岂曰人谋，皆由天启。梁氏以天禄斯改，期运永终，钦若唐、虞，推其鼎玉，朕东西退让，拜手陈辞，避舜子于箕山之阳，求支伯于沧洲之野，而公卿敦逼，率土翹惶，天命难稽，遂享嘉祚。今月乙亥，升礼太坛，言念迁祠，但有惭德。自梁氏将末，频月亢阳，火运斯终，秋霖奄降。翌日成礼，圜丘宿设，埃云晚弄，星象夜张。朝景重轮，兹三危之青露，晨光台璧，带五色之卿云。顾惟寡薄，弥惭休祉，昧旦不显，方思至治。卿等拥旆方岳，相任股肱，剖符名守，方寄恤隐。王历惟新，念有欣庆，想深求民瘼，务在廉平，爰惠以抚孤贫，威刑以御强猾。若有萑蒲之盗，或犯戎商，山谷之酋，擅强幽险，皆从肆赦，咸使知闻。如或迷途，俾在无贷。今遣使人宣往旨，念思善政，副此虚怀。”

庚辰，诏出佛牙于杜姥宅，集四部设无遮大会，高祖亲出阙前礼拜。初，齐故僧统法献于乌纛国得之，常在定林上寺，梁天监末，为摄山庆云寺沙门慧兴保藏，慧兴将终，以属弟慧志，承圣末，慧志密送于高祖，至是乃出。

辛巳，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庙号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追谥前夫人钱氏号为昭皇后，世子克为孝怀太子。立夫人章氏为皇后。癸未，尊景帝陵曰瑞陵，昭皇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园陵故事。立副定郎，治定律令。戊子，迁景皇帝神主于太庙。辛卯，以中权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王冲为左光禄大夫。癸巳，追赠皇兄梁故散骑常侍、平北将军、兖州刺史长城县公道谭骠骑大将军、太尉，封始兴郡王；弟梁故侍中、骠骑将军、南徐州刺史武康侯休先车骑大将军、司徒，封南康郡王。

是月，西讨都督周文育、侯安都于郢州败绩，囚于王琳。

十一月景申，诏曰：“东都齐国，义乃亲贤，西汉城阳，事兼功烈。散骑常侍、使持节、都督会稽等十郡诸军事、宣毅将军、会稽太守长城县侯茜，学尚清优，神寓凝正，文参礼乐，武定妖氛，心力谋猷，为家治国，拥旄作守，期月有成，辟彼关河，功逾萧、寇，萑蒲之盗，自反耕农，篳竹之豪，用禀声朔。朕以虚寡，属当兴运，提彼三尺，宾于四门，王业艰难，赖乎此子，宜隆上爵，称是元功。可封临川郡王，邑二千户。兄子梁中书侍郎项袭封始兴王，弟子梁中书侍郎县朗袭封南康王，礼秩一同正王。”己亥，甘露降于钟山松林，弥满岩

谷。庚子，开善寺沙门采之以献，敕颁赐群臣。景辰，以镇西将军、南豫州刺史徐度为镇右将军、领军将军。庚申，京师大火。

十二月庚辰，皇后谒太庙。

二年春正月乙未，诏曰：“夫设官分职，因事重轻，羽仪车马，随时隆替，晋之五校，鸣笳启途，汉之九卿，传呼并列，虞官夏礼，岂曰同科，殷朴周文，固无恒格。朕膺兹宝历，代是天工，留念官方，庶允时衷。梁天监中，左右骁骑领朱衣直阁，并给仪从，北徐州刺史昌义之首为此职。乱离岁久，朝典不存，后生年少，希闻旧则。今去左右骁骑，宜通文武，文官则用腹心，武官则用功臣，所给仪从，同主子二卫率。此外众官，尚书详为条制。”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侯瑱进位司空，中权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新除左光禄大夫王冲为太子少傅。左卫将军徐世谱为护军将军，南兖州刺史吴明彻进号安南将军，衡州刺史欧阳颢进号镇南将军。辛丑，舆驾亲祠南郊。诏曰：“朕受命君临，初移星琯，孟陬嘉月，备礼泰坛，景候昭华，人祗允庆，思令亿兆，咸与惟新。肯往代氛，于今犹梗，军机未息，征赋咸繁，事不获已，久知下弊，言念黔黎，无忘寝食。夫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在今昧爽以前，皆赦除之。西寇自王琳以下，并许返迷，一无所问。近所募义军，本拟西寇，并宜解遣，留家附业。晚订军资未送者并停，元年军粮遗余者原其半。州郡县军戍并不得辄遣使民间，务存优养。若有侵扰，严为法制。”乙巳，舆驾亲祠北郊。甲辰，振远将军、梁州刺史张立表称去乙亥岁八月，丹徒、兰陵二县界遗山侧，一旦因涛水涌生，沙涨，周旋千余顷，并膏腴，堪垦植。戊午，舆驾亲祠明堂。

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于齐。辛卯，诏车骑将军、司空侯瑱总督水步众军以逼齐寇。

三月甲午，诏曰：“罚不及嗣，自古通典，罪疑惟轻，布在方策。沈泰反覆无行，遐迹所知，昔有微功，仍荷朝寄，剖符名郡，推轂累蕃，汉口班师，还居方岳，良田有逾于四百，食客不止于三千，富贵显荣，政当如此。鬼害其盈，天夺之魄，无故猖狂，自投醢丑。虽复知人则哲，惟帝其难，光武有蔽于庞萌，魏武不知于于禁，但令朝廷无我负人。其部曲妻儿各令复业，所在及军人若有恐胁侵掠者，皆以劫论。若有男女口为人所藏，并许诣台申诉。若乐随临川王及节将立效者，悉皆听许。”乙卯，高祖幸后堂听讼，还于桥上观山水，赋诗示群臣。是月，王琳立梁永嘉王萧庄于郢州。

夏四月甲子，舆驾亲祠太庙。乙丑，江阴王薨，诏遣太宰吊祭，司空监护丧事，凶礼所须，随由备办。以梁武林侯萧咨息季卿嗣为江阴王。景寅，舆驾幸石头，饯司空侯瑱。戊辰，重云殿东鸱尾有紫烟属天。五月乙未，京师地震。癸丑，齐广陵南城主张显和、长史张僧那各率其所部入附。辛酉，舆驾幸大庄严寺舍身。壬戌，群臣表请还宫。

六月己巳，诏司空侯瑱、领军将军徐度率舟师为前军，以讨王琳。

秋七月戊戌，舆驾幸石头，亲送瑱等。己亥，江州刺史周迪擒王琳将李孝钦、樊猛、余孝顷于工塘。甲辰，遣吏部尚书谢哲谕王琳。甲寅，嘉禾一穗六岐生五城。初，侯景之平也，火焚太极殿，承圣中议欲营之，独阙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围，长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后渚，监军邹子度以闻。诏中书令沈众兼起部尚书，少府卿蔡傅兼作大匠，起太极殿。

八月景寅，以广梁郡为陈留郡。辛未，诏临川王茜西讨，以舟师五万发自京师，舆驾幸冶城寺亲送焉。前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周文育，前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新除开府仪同三司侯安都等于王琳所逃归，自劾延尉，即日引见，并有之。戊寅，诏复文育等本官。壬午，追封皇子立为豫章王，谥曰献；权为长沙王，谥曰思；长女为永世公主，谥曰懿。谢哲反命，王琳请还镇湘川，诏追众军缓其伐。癸未，西讨众军至自大雷。丁亥，以信威将军、江州刺史周迪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号平南将军。改南徐州所领南兰陵郡复为东海郡。

冬十月庚午，遣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周文育都督众军出豫章，讨余孝勋。乙亥，舆驾幸庄严寺，发《金光明经》题。丁酉，以仁威将军、高州刺史黄法氍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号镇南将军。甲寅，太极殿成，匠各给复。

十二月庚申，侍中、安东将军临川王茜率百僚朝前殿，拜上牛酒。甲子，舆驾幸大庄严寺，设无寻大会，舍乘舆法物。群臣备法驾奉迎，即日舆驾还宫。景寅，高祖于太极殿东堂宴群臣，设金石之乐，以路寝告成也。壬申，割吴郡盐官、海盐、前京三县置海盐郡，属扬州。以安成所部广兴六洞置安乐郡。景戌，以宁远将军、北江州刺史熊昙朗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号平西将军。丁亥，诏曰：“梁时旧仕，乱离播越，始还朝廷，多未铨序。又起兵已来，军勋甚众。选曹即条文武簿及节将应九流者，量其所拟。”于是随材擢用者五十余人。

三年春正月己丑，青龙见于东方。丁酉，以镇南将军、广州刺史欧阳颢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是夜大雪，及旦，太极殿前有龙迹见。甲午，广州刺史欧阳颢表称白龙见于州江南岸，长数十丈，大可八九围，历州城西道入天井岗。仙人见于罗浮山寺小石楼，长三丈所，通身洁白，衣服楚丽。辛丑，诏曰：“南康、始兴王诸妹，已有封爵，依礼止是藩主。此二王者，有殊恒情，宜隆礼数。诸主仪秩及尚主，可并同皇女。”戊申，诏临川王茜省扬、徐二州辞讼。

二月辛酉，以平西将军、桂州刺史淳于量为开府仪同三司，进号镇西大将军。壬午，司空侯瑱督众军自江入合州，焚齐舟舰。

三月景申，侯瑱至自合肥，众军献捷。

夏闰四月庚寅，诏曰：“开廩赈绝，育民之大惠，巡方恤患，前王之令典。朕当斯季俗，膺此乐推，君德未孚，民瘼犹甚，重兹多垒，弥疚纳隍。良由四聪弗达，千里勿应。博施之仁，何其或爽？残弊之轨，致此未康。吴州、缙州去岁蝗旱，郢田虽兕，郑渠终涸，室廬盈积之望，家有填壑之嗟。百姓不足，兆民何赖？近已遣中书舍人江德藻衔命东阳，与令长二千石问民疾苦，仍以入台仓见米分恤。虽德非既饱，庶微慰阻饥。”甲午，诏依前代置西省学士，兼以技术者预焉。丁酉，遣镇北将军徐度率众城南皖口。是时久不雨，景午，舆驾幸钟山祠蒋帝庙，是日降雨，迄于月晦。

五月景辰朔，日有食之，有司奏：旧仪，御前殿，服朱纱袍、通天冠。诏曰：“此乃前代承用，意有未同。合朔仰助太阳，宜备衮冕之服。自今已去，永可为准。”景寅，扶南国遣使献方物。乙酉，北江州刺史熊晃杀都督周文育于军，举兵反。王琳遣其将常众爱、曹庆率兵援余孝劼。

六月戊子，仪同侯安都败众爱等于左里，获琳从弟袭、主帅羊暉等三十余人，众爱遁走。庚寅，庐山民斩之，传首京师。甲午，众师凯归。诏曰：“县朗噬逆，罪不容诛，分命众军，仍事掩讨，方加臬礫，以明刑宪。”征临川王茜往皖口置城栅，以钱道戢守焉。丁酉，高祖不豫。遣兼太宰、尚书左仆射王通以疾告太庙，兼太宰、中书令谢哲告大杜、南北郊。辛丑，高祖疾小瘳。故司空周文育之柩至自建昌。壬寅，高祖素服哭于东堂，哀甚。癸卯，高祖临讯狱讼。是夜，荧惑在天尊。高祖疾又甚。景午，崩于璿玑殿，时年五十七。遗诏追临川王茜入纂。甲寅，大行皇帝迁殡于太极殿西阶。

秋八月甲午，群臣上谥曰武皇帝，庙号高祖。景申，葬万安陵。

高祖智以绥物，武以宁乱，英谋独运，人皆莫及，故能征伐四克，静难夷凶。至升大麓之日，居阿衡之任，恒崇宽政，爱育为本。有须发调军储，皆出于事不可息。加以俭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私餼曲宴，皆瓦器蚌盘，肴核庶羞，裁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初平侯景，及立绍泰，子女玉帛，皆班将士。其充闾房者，衣不重彩，饰无金翠，哥钟女乐，不列于前。及乎践祚，弥厉恭俭。故隆功茂德，光有天下焉。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高祖英略大度，应变无方，盖汉高、魏武之亚矣。及西都荡覆，诚贯天人。王僧辩阙伊尹之才，空结桐宫之愤，贞阳假秦兵之送，不思穆嬴之泣。高祖乃蹈玄机而抚末运，乘势隙而拯横流，王迹所基，始自于此，何至戡黎升阼之捷而已焉。故于慎微时序之世，变声改物之辰，兆庶归以讴歌，炎灵去如释负，言之前代，何其美乎！

陈书卷三

本纪第三

世祖

世祖文皇帝讳茜，字子华，始兴昭烈王长子也。少沈敏有识量，美容仪，留意经史，举动方雅，造次必遵礼法。高祖甚爱之，常称“此儿吾宗之英秀也”。梁太清初，梦两日斗，一大一小，大者光灭坠地，色正黄，其大如斗，世祖因三分取一而怀之。侯景之乱，乡人多依山湖寇抄，世祖独保家无所犯。时乱日甚，乃避地临安。及高祖举义兵，侯景遣使收世祖及衡阳献王，世祖乃密袖小刀，冀因入见而害景，至便属吏，故其事不行。高祖大军围石头，景欲加害者数矣，会景败，世祖乃得出赴高祖营。

起家为吴兴太守。时宣城劫帅纪机、郝仲等各聚众千余人，侵暴郡境，世祖讨平之。承圣二年，授信武将军，临南徐州。三年，高祖北征广陵，使世祖为前军，每战克捷。

高祖之将讨王僧辩也，先召世祖与谋。时僧辩女婿杜龛据吴兴，兵众甚盛，高祖密令世祖还长城，立栅以备龛。世祖收兵才数百人，战备又少，龛遣其将杜泰领精兵五千，乘虚奄至，将士相视失色，而世祖言笑自若，部分益明，于是众心乃定。泰知栅内人少，日夜苦攻，世祖激励将士，身当矢石，相持数旬，泰乃退走。及高祖遣周文育率兵讨龛，世祖与并军往吴兴。时龛兵尚众，断据冲要，水步连阵相结，世祖命将军刘澄、蒋元举率众攻龛，龛军大败，窘急，因请降。

东扬州刺史张彪起兵围临海太守王怀振，怀振遣使求救，世祖与周文育轻兵往会稽以掩彪。后彪将沈泰开门纳世祖，世祖尽收其部曲家累。彪至，又破走，若邪村民斩彪，传其首。以功授持节、都督会稽等十郡诸军事、宣毅将军、会稽太守。山越深险，皆不宾附，世祖分命讨击，悉平之，威惠大振。

高祖受禅，立为临川郡王，邑二千户，拜侍中、安东将军。及周文育、侯安都败于沌口，高祖诏世祖入卫，军储戎备，皆以委焉。寻命率兵城南皖。

永定三年六月景午，高祖崩，遗诏征世祖入纂。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书省。皇后令曰：“昊天不吊，上玄降祸。大行皇帝奄捐万国，率土哀号，普天下如丧，穷蹙烦冤，无所追及。诸孤藐尔，反国无期，须立长主，以宁寓县。侍中、安东将军、临川王茜，体自景皇，属惟犹子，建殊功于牧野，敷盛业于戡黎，纳麓时叙之辰，负尸乘机之日，并佐时雍，是同草创，桃祐所系，遐迩宅心，宜奉大宗，嗣膺宝录，使七庙有幸，兆民宁晏。未亡人假延余息，要此百罹，寻绎缠绵，兴言感绝。”世祖固让，至于再三，群公卿士固请，其日即皇帝位于太

被前殿。诏曰：“上天降祸，奄集邦家，大行皇帝背离万国，率土崩心，若丧考妣。龙图宝历，眇属朕躬，运钟扰攘，事切机务，南面须主，西让礼轻，今便式膺景命，光宅四海。可大赦天下，罪无轻重，悉皆荡涤。逋租宿债，吏民负负，可勿复收。文武内外，量加爵叙。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一级。庶祇畏在心，公卿毕力，胜残去杀，无待百年。兴言号哽，深增恻绝。”又诏郡县悉停奔赴。

秋七月景辰，尊皇后为皇太后。己未，以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广州刺史欧阳颢进号征南将军。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周迪进号镇南将军。平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州刺史黄法氈进号安南将军。庚申，以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桂州刺史淳于量进号征南大将军。辛酉，以待中、车骑将军、司空侯瑱为太尉。镇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侯安都为司空。侍中、中权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王冲为特进、左光禄大夫。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徐度为侍中、中抚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壬戌，以待中、护军将军徐世谱为特进、安右将军；侍中、忠武将军杜稜为领军将军。乙丑，重云殿灾。

八月癸巳，以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留异为安南将军、缙州刺史；平南将军、北江州刺史鲁悉达进号安左将军。庚戌，封皇子伯茂为始兴王，奉昭烈王后。徙封始兴嗣王瑒为安成王。

九月辛酉，立皇子伯宗为皇太子，王公以下赐帛各有差。乙亥，立妃沈氏为皇后。

冬十一月乙卯，王琳寇大雷，诏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仪同徐度率众以御之。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诏曰：“朕以寡昧，嗣纂洪业，哀哀在疚，治道弗昭，仰惟前德，幽显遐畅，恭己不言，庶几无改。虽宏图懋轨，日月方弘，而清庙廓然，圣灵浸还，感寻永往，瞻言罔极。今四象运周，三元告献，华夷胥泊，玉帛殷奔，思覃遗泽，播之亿兆。其大赦天下。改永定四年为天嘉元年。鰥寡孤独不能自存立者，赐谷人五斛。孝悌力田殊行异等，加爵一级。”甲寅，分遣使者宣劳四方。辛酉，舆驾亲祠南郊，诏曰：“朕式膺上玄，虔奉牲玉，高禋礼毕，诚敬兼弘。且阴霖浹辰，霏霏在日，云物韶朗，风景清和，庆动人祇，忭流庶俗，思俾黎元，同此多祐。可赐民爵一级。”辛未，舆驾亲祠北郊。日有冠。

二月辛卯，老人星见。乙未，高州刺史纪机自军叛还宣城，据郡以应王琳，径令贺当迁讨平之。景申，太尉侯瑱败王琳于梁山，败齐兵于博望，生擒齐将刘伯球，尽收其资储船舰，俘贼以万计，王琳及其主萧庄奔于齐。

戊戌，诏曰：“夫五运递来，三灵眷命，皇王因之改创，殷、周所以乐推。朕统历承基，丕隆鼎运，期理攸属，数祚斯在，岂侥幸所至，宁卜祝可求。故知神器之重，必在符命。是以逐鹿贻讥，断蛇定业，乱臣贼子，异世同尤。王琳识暗擎瓶，智惭卫足，干纪乱常，自贻颠沛，而缙绅君子，多被繁维，虽泾渭合流，兰鲍同肆，求之厥理，或有肋从。今九霁既设，八纮斯施，天网恢恢，吞舟是漏。至如伏波游说，永作汉蕃，延寿脱归，终为魏守，器改秦、虞，材通晋、楚，行藏用舍，亦岂有恒，宜加宽仁，以彰雷作。其衣冠士族，预在凶党，悉皆原宥；将帅战兵，亦同肆眚，并随才铨引，庶收力用。”又诏师旅以来，将士死王事者，并加赠谥。己亥，诏曰：“日者凶渠肆虐，众军进讨，舟舰轮积，权倩民丁，师出经时，役劳日久。今氛祲廓清，宜有甄被。可蠲复丁身。夫妻三年，于役不幸者，复其妻子。庚子，分遣使者赏玺书宣劳四方。乙巳，遣太尉侯瑱镇浚城。庚戌，以高祖第六子昌为驍骑将军、湘州牧，立为衡阳王。

三月景辰，诏曰：“自丧乱以来，十有余载，编户凋亡，万不遗一，中原氓庶，盖云无几。顷者寇难仍接，算数繁多，且兴师已来，千金日费，府藏虚竭，杼轴岁空。近所置军资，本充戎备，今元恶克殄，八表已康，兵戈静戢，息肩方在，思俾余黎，陶此宽赋，今岁军粮通减三分之一。尚书申下四方，称朕哀矜之意。守宰明加劝课，务急农桑，庶鼓腹含哺，复在兹日。”萧庄所署郢州刺史孙瑒举州内附。丁巳，江州刺史周迪平南中，斩贼率熊昙朗，传首京师。先是，齐军守鲁山城，戊午，齐军弃城走，诏南豫州刺史程灵洗守之。甲子，分荆州之天门、义阳、南平、郢州之武陵四郡，置武州。其刺史督沅州，领武陵太守，治武陵郡。其都尉所部六县为沅州。别置通宁郡，以刺史领太守，治都尉城，省旧都尉。以安南将军、南兖州刺史、新除右卫将军吴明彻为安西将军、武州刺史，伪郢州刺史孙瑒为安南将军、湘州刺史。景子，衡阳王昌薨。丁丑，诏曰：“萧庄伪署文武官属还朝者，量加录序。”

夏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为衡阳王，奉献王后。乙未，以安南将军荀朗为安北将军、合州刺史。

五月乙卯，改桂阳之汝城县为卢阳郡。分衡州之始兴、安远二郡，置东衡州。

六月辛巳，改谥皇祖妣景安皇后曰景文皇后。壬辰，诏曰：“梁孝元遭离多难，灵樗播越，朕昔经北面，有异常伦，遣使迎接，以次近路。江宁既是旧茔，宜即安卜，车旗礼章，悉用梁典，依魏葬汉献帝故事。”甲午，追策故始兴昭烈王妃曰孝妃。丁酉，以开府仪同三司徐度为侍中、中军将军。辛丑，国哀周忌，上临于太极前殿，百僚陪哭。赦京师殊死已下。是月，葬梁元帝于江宁。

秋七月甲寅，诏曰：“朕以眇身，属当大宝，负荷至重，忧责实深，而庶绩未康，胥怨犹结，仁咨贤良，发于梦想，每月一言入听，片善可求，何尝不褒奖抽扬，絇书绅带。而傅岳虚往，穹谷尚淹，蒲币空陈，旌弓不至。岂当有乖则哲，使草泽遗才？将时运浇流，今不逮古？侧食长怀，寝兴增欢。新安太守陆山才有启，荐梁前征西从事中郎萧策，梁前尚书中兵郎王暹，并世胄清华，羽仪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称，并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王公已下，其各进举贤民，申荐沦屈，庶众才必萃，大厦可成，使《楫朴》载歌，《由庚》在

咏。”乙卯，诏曰：“自顷丧乱，编户播迁，言念余黎，良可哀愴。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景辰，立皇子伯山为鄱阳王。

八月庚辰，老人星见。壬午，诏曰：“菽粟之贵，重于珠玉。自顷寇戎，游手者众，民失分地之业，士有佩犊之讥。朕哀矜黔庶，念康弊俗，思俾阻饥，方存富教。麦之为用，要切斯甚，今九秋在节，万实可收，其班宣远近，并令播种。守宰亲临劝课，务使及时。其有尤贫，量给种子。”癸未，世祖临景阳殿听讼。戊子，诏曰：“污樽土鼓，诚则难追，画卵雕薪，或可易革。梁氏末运，奢丽已甚，刍豢厌于胥吏，哥钟列于管库，土木被朱丹之采，车马饰金玉之珍，逐欲浇流，迁讹遂远。朕自诸生，颇为内足，而家教朴素，家靡浮华，观览时俗，常所扼腕。今妄假时乘，临取区极，属当沦季，思闻治道，非食卑宫，自安俭陋，俾兹薄俗，获反淳风。维雕镂淫饰，非兵器及国容所须，金银珠玉，衣服杂玩，悉皆禁断。”甲午，周将贺若敦率马步一万，奄至武陵，武州刺史吴明彻不能拒，引军还巴陵。丁酉，上幸正阳堂阅武。

九月癸丑，彗星见。乙卯，周将独孤盛领水军将趣巴、湘，与贺若敦水陆俱进，太尉侯瑱自寻阳往御之。辛酉，遣仪同徐度率众会瑱于巴丘。景子，太白昼见。丁丑，诏侯瑱众军进讨巴、湘。

十月癸巳，侯瑱破独孤盛于杨叶洲，尽获其船舰，盛收兵登岸，筑城以保之。丁酉，诏司空侯安都率众会侯瑱南讨。

十二月乙未，诏曰：“古者春夏二气，不决重罪。盖以阳和布泽，天秩是弘，宽网宥刑，义符含育，前王所以则天象地，立法垂训者也。朕属当浇季，思求民瘼，哀矜惻隐，念甚纳隍，常欲式遵旧轨，用长风化。自今孟春迄于夏首，罪人大辟事已款者，宜且中停。”己亥，周巴陵城主尉迟宪降，遣巴州刺史侯安鼎守之。庚子，独孤盛将余众自杨叶洲潜遁。

二年春正月庚戌，大赦天下。以云麾将军、晋陵太守杜陵为侍中、领军将军。辛亥，以始兴王伯茂为宣惠将军、扬州刺史。乙卯，合州刺史裴景徽奔于齐。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

二月景戌，以太尉侯瑱为车骑将军、湘州刺史。庚寅，曲赦湘州诸郡。

三月乙卯，太尉、车骑将军、湘州刺史侯瑱薨。丁丑，以镇东将军、会稽太守徐度为镇南将军、湘州刺史。

夏四月，分荆州之南平、宜都、罗、河东四郡，置南荆州，镇河东郡。以安西将军、武州刺史吴明彻为南荆州刺史。庚寅，以安左将军鲁悉达为安南将军、吴州刺史。辛卯，老人星见。

秋七月景午，周将贺若敦自拔逃归，人畜死者十七八。武陵、天门、南平、议阳、河东、宜都郡悉平。

九月甲寅，诏曰：“姬业方闾，望载谓滨，汉历既融，道通圯上。若乃稿稊辰宿，降灵惟岳，风云有感，梦寐是求，斯固舟楫盐梅，递相表里，长世建国。罔或不然。至于铭德太常，从祀清庙，以贻厥后来，垂诸不朽者也。前皇经济区宇，裁成品物，灵贶式甄，光膺宝命，虽慕明浚发，幽显协从，亦文武贤能，翼宣王业。故大司马、驍骑大将军瑱，故司空文育，故平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僧明，故中护军瑒，故领军将军拟，或缔构艰难，经纶夷险；或摧锋冒刃，殉义遗生；或宣哲协规，绸缪帷幄；或披荆汗马，终始勤劬；莫不罄诚悉力，屯泰以之。朕以寡昧，嗣膺丕绪，永言勋烈，思弘典训，便可式遵故实，载扬盛轨，可并配食高祖庙庭，俾兹大猷，永传宗祏。”景辰，以侍中、中权将军、特进、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王冲为丹阳尹；丹阳尹沈君理为左民尚书、领步兵校尉。

冬十月乙巳，霪州西山蛮率部落内属。

十一月乙卯，高骊国遣使献方物。甲子，以武昌、国川为竟陵郡，以安流民。

十二月辛巳，以安东将军、吴郡太守孙瑒为中护军。甲申，立始兴国庙于京师，用王者之礼。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奂以国用不足，奏立煮海盐赋及榷酤之科，诏并施行。先是，缙州刺史留异应于王琳等反，景戌，诏司空侯安都率众讨之。

三年春正月庚戌，设帷宫于南郊，币告胡公以配天。辛亥，舆驾亲祠南郊。诏曰：“朕负荷宝图，亟回星琯，兢兢业业，庶几治定，而德化不孚，俗弊滋甚，永言念之，无忘日夜。阳和布气，昭事上玄，躬奉牲玉，诚兼兼敬，思与黎元被斯宽惠。可普赐民爵一级。其孝悌力田，别加一等。”辛酉，舆驾亲祠北郊。

闰二月己酉，以百济王余明为抚东大将军，高句骊王高汤为宁东将军。江州刺史周迪举兵应留异，袭浚城，攻豫章郡，并不克。辛亥，以南荆州刺史吴明彻为安右将军。甲子，改铸五铢钱。

三月景子，安成王瑒至自周，诏授侍中、中书监、中卫将军，置佐史。丁丑，以安右将军吴明彻为安南将军、江州刺史，督众军南讨。甲申，大赦天下。庚寅，司空侯安都破留异于桃支岭，异脱身奔晋安，东阳郡平。

夏四月癸卯，曲赦东阳郡。乙巳，齐遣使来聘。

六月景辰，以侍中、中卫将军安成王瑒为驍骑将军、扬州刺史。以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新宁、晋安、建安八郡置东扬州。以扬州刺史始兴王伯茂为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征北将军、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为侍中、征北大将军。

秋七月己丑，皇太子纳妃王氏。在位文武赐帛各有差，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二级。

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以侍中、都官尚书到仲举为尚书右仆射、丹阳尹。丁亥，周迪请降，诏安成王瑒督众军以招纳之。

是岁，周所立梁王萧督死，子岿代立。

四年春正月景子，干陁利国遣使献方物。甲申，周迪弃城走，闽州刺史陈宝应纳之，临川郡平。壬辰，以平西将军、郢州刺史章昭达为护军将军、仁武将军、新州刺史华皎进号平南将军，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州刺史黄法氈为镇北大将军、南徐州刺史，安西将军、领临川太守周敷为南豫州刺史，中护军孙瑒为镇右将军。罢高州隶入江州。

二月戊戌，征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广州刺史欧阳颢进号征南大将军。庚戌，以侍中、司空、征北大将军侯安都为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庚申，以平南将军华皎为南湘州刺史。

三月辛未，以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度为侍中、中军大将军。辛巳，诏赠讨周迪将士死王事者。

夏四月辛丑，设无碍大会于太极前殿。乙卯，以侍中、中书监、中卫将军、骠骑将军、扬州刺史安成王瑒为开府仪同三司。

五月丁卯，安前将军、右光禄大夫徐世谱卒。

六月癸巳，太白昼见。司空侯安都赐死。

七月丁丑，以镇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黄法氈为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

九月壬戌，开府仪同三司、广州刺史欧阳颢薨。癸亥，曲赦京师。辛未，周迪复寇临川，诏护军章昭达率众讨之。

十一月辛酉，章昭达大破周迪，悉擒其党羽，迪脱身潜窜。

十二月景申，大赦天下。诏护军将军章昭达进军建安，以讨陈宝应。信威将军、益州刺史余孝顷督会稽、东阳、临海、永嘉诸军自东道会之。癸丑，以前安南将军、江州刺史吴明彻为镇前将军。

五月春正月庚辰，以吏部尚书、领右军将军袁枢为丹阳尹。辛巳，舆驾亲祠北郊。乙酉，江州湓城火，烧死者二百余人。

三月丁丑，以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桂州刺史淳于量为中抚军大将军。壬午，诏以故护军将军周铁虎配食高祖庙庭。

夏四月庚子，周遣使来聘。

五月庚午，罢南彭阳郡。是月，周、齐并遣使来聘。

六月丁未，夜，有白气两道，出于北斗东南属地。

秋七月丁丑，诏曰：“朕以寡昧，属当负重，星晷亟改，冕旒弗旷，不能仰协眷衡，用调玉烛，傍慰苍生，以安黔首。兵无宁岁，民乏有年，移风之道未弘，习俗之患犹在，致令氓多触网，吏繁笔削，狱开滋章，虽由物犯，图圈淹滞，亦或有冤。念俾纳隍，载劳负庑，加以肤湊不适，摄卫有亏，比获微痊，思覃宽惠，可曲赦京师。”

九月，城西城。

冬十一月丁亥，以左卫将军程灵洗为中护军。己丑，章昭达破陈宝应于建安，擒宝应、留异，送京师，晋安郡平。甲辰，以护军将军章昭达为镇前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十二月甲子，曲赦建安、晋安二郡。讨陈宝应将士死王事者，并给棺槨，送还本乡，并复其家。疮痍未瘳者，给其医药。癸未，齐遣使来聘。

六年春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王公以下赐帛各有差，孝悌力田为父后者赐爵一级，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各入五斛。庚戌，以领军将军杜陵为翊左将军、丹阳尹，丹阳尹袁枢为吏部尚书，卫尉卿沈钦为中领军。

三月乙未，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良民。

夏四月甲寅，以侍中、中书监、中卫将军、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安成王瑒为司空。辛酉，有彗星见。周遣使来聘。

秋七月癸未，大风至自西南，广百余步，激坏灵台候楼。甲申，仪贤堂无故自坏。景戌，临川太守骆文牙斩周迪，传首京师，梟于朱雀航。丁酉，太白昼见。

八月丁丑，诏曰：“梁室多故，祸乱相寻，兵甲纷纭，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气，无赖之属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运火德之君，时更四代，岁逾二百。若其经纶王业，缙绅民望，忠臣孝子，何世无才，而零落山丘，变移陵谷，或皆剪伐，莫不侵残。玉杯得于民间，漆简传于世载，无复五株之树，罕见千年之表。自大祚光启，恭惟揖让，爰暨朕躬，聿修祖武，虽复旂常服色，犹行杞、宋之邦，每车驾巡游，眇瞻河、雒之路，故乔山之祀，苹藻弗亏，骊山之坟，松柏恒守。唯戚藩旧莖，士子故茔，掩骼未周，樵牧犹众。或亲属流隶，负土无期，子孙冥灭，手植何寄。汉高留连于无忌，宋祖惆怅于子房，丘墓生哀，性灵共惻者也。朕所以兴言永日，思慰幽泉。维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坟墓被发绝无后者，可检行修治，墓中树木，勿得樵采，庶幽显咸畅，称朕意焉。”己卯，立皇子伯固为新安郡王，伯恭为晋安王，伯仁为庐陵王，伯义为江夏王。

九月癸未，罢豫章郡。是月，新作大航。

冬十月辛亥，齐遣使来聘。

十二月乙卯，立皇子伯礼为武陵王。丁巳，以镇前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章昭达为镇南将军、江州刺史；镇南大将军、江州刺史黄法氈为中卫大将军；中护军程灵洗为宣毅将军、郢州刺史；军师将军、郢州刺史沈恪为中护军；镇东将军、吴兴太守吴明彻为中领军。戊午，以东中郎将、吴郡太守翻阳王伯山为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癸亥，诏曰：“朕自居民牧之重，托在王公之上，顾其寡昧，郁于治道。加以屡亏听览，事多壅积，冤滞靡申，幽枉弗鉴。念兹罪隶，有甚纳隍。而惠泽未流，愆阳累月，今岁序云暮，元正向肇，欲使幽圉之内，同被时和，可曲赦京师。”

天康元年春二月景子，诏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绪，日昃劬劳，思弘景业，而政道多昧，黎庶未康，兼疹患淹时，亢阳累月，百姓何咎，实由朕躬，念兹在兹，痛如疾首。可大赦天下，改天嘉七年为在天康元年。”

三月己卯，以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司空安成王顼为尚书令。

夏四月乙卯，皇孙至泽生，在位文武赐绢帛各有差，为父后者赐爵一级。癸酉，世祖疾甚。是日，崩于有觉殿。遗诏曰：“朕疾苦弥留，遂至不救，修短有命，大复何言。但王业艰难，频岁军旅，生民多弊，无忘愧惕。今方隅乃定，俗教未弘，便及大渐，以为遗恨。社稷任重，太子可即君临，王侯将相，善相辅翊，内外协和，勿违朕意！山陵务存俭速。大故竟，群臣三日一临，公除之制，率依旧典。”

六月甲子，群臣上谥曰文皇帝，庙号世祖。景寅，葬永宁陵。

世祖起自艰难，知百姓疾苦。国家资用，务从俭约。常所调敛，事不获已者，必咨嗟改色，若在诸身。主者奏决，妙识真伪，下不容奸，人知自励矣。一夜内刺闻取外事分判者，前后相续。每鸡人伺漏，传更签于殿中，乃敕送者必投签于阶石之上，令枪然有声，云“吾虽眠，亦令惊觉也。”始终梗概，若此者多焉。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世称继体守文，宗枝承统，得失之间，盖亦详矣。大抵以奉而勿坠为贤能，桡而易之为不肖；其有光扬前軌，克荷曾构，固以少焉。世祖自初发迹，功庸显著，宁乱静寇，首佐大业。及国祸奄臻，入承宝祚，兢兢业业，其若取朽。加以崇尚儒术，爱悦文义，见善如弗及，用人如由己，恭俭以御身，勤劳以济物，自昔允文允武之君，东征西怨之后，宾实之迹，可为聊类。至于杖聪明，用鉴识，斯则永平之政，前史其论诸。

陈书卷四

本纪第四

废帝

废帝讳伯宗，字奉业，小字药王，世祖嫡长子也。梁承圣三年五月庚寅生。永定二年二月戊辰，拜临川王世子。三年，世祖崩，八月庚戌，立为皇太子。自梁室乱离，东宫焚烬，太子居于永福省。

天康元年四月癸酉，世祖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诏曰：“上天降祸，大行皇帝奄弃万国，攀号靡及，五内崩殒。朕以寡德，嗣膺宝命，兢兢在疚，惧甚缀旒，方赖宰辅匡其不逮。可大赦天下。”又诏内外文武，各复其职，远方悉奔奔赴。

五月己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庚寅，以骠骑将军、司空、扬州刺史、新除尚书令安成王顼为骠骑大将军，进位司徒、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丁酉，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徐度进位司空；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达为侍中，进号征南将军；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始兴王伯茂进号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平北将军、南徐州刺史鄱阳王伯山进号镇北将军；吏部尚书袁枢为尚书左仆射；云麾将军、吴兴太守沈钦为尚书右仆射；新除中领军吴明彻为领军将军；新除中护军沈恪为护军将军；平南将军、湘州刺史华皎进号安南将军；散骑常侍、御史中丞徐陵为吏部尚书。

六月辛亥，翊右将军、右光禄大夫王通进号安右将军。

秋七月丁酉，立妃王氏为皇后。

冬十月庚申，舆驾奉祠太庙。

十一月乙亥，周遣使来吊。

十二月甲子，高丽国遣使献方物。

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尚书左仆射袁枢卒。乙亥，诏曰：“昔昊天成命，降集宝图，二后重光，九区咸义。闵余冲薄，王道未昭，荷兹神器，如涉灵海，庶贤贤并建，牧伯惟良，天下雍熙，緬同刑措。今三元改历，万国充庭，清庙无追，具僚斯在，言瞻宁位，触感崩心。思播遗恩，俾覃黎献。可大赦天下。改天康二年为光大元年。孝悌力田赐爵一级。”己卯，以领军将军吴明彻为丹阳尹。辛卯，舆驾亲祠南郊。

二月辛亥，宣毅将军、南豫州刺史余孝顷谋反伏诛。癸丑，以征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始兴王伯茂为中卫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黄法氈为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

三月甲午，以尚书右仆射沈钦为侍中、尚书左仆射。

夏四月乙卯，太白昼见。

五月癸巳，以领军将军、丹阳尹吴明彻为安南将军、湘州刺史。乙未，以镇右将军杜陵为领军将军。安南将军、湘州刺史华皎谋反，景申，以中抚大将军淳于量为使持节、征南大将军，总率舟师以讨之。

六月壬寅，以中军大将军、司空徐度进号车骑将军，总督京邑众军，步道袭湘州。

闰月癸巳，以云麾将军新安王伯固为丹阳尹。

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泽为皇太子，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王公卿士已下赉帛各有差。

九月乙巳，诏曰：“逆贼华皎，极恶穷凶，遂树立萧墙，谋危社稷。弃亲即仇，人神愤惋，王师电迈，水陆争前，枭剪之期，匪朝伊暮。其家口在北里尚方，宜从诛戮，用明国宪。”景辰，百济国遣使献方物。是月，周将长胡公拓跋定率步骑二万人入郢州，与华皎水陆俱进，都督淳于量、吴明彻等与战，大破之。皎单舸奔江陵，擒拓跋定，俘获万余人，马四千余匹，送京师。

冬十月辛巳，赦湘、巴二州为皎所诬误者。甲申，舆驾亲祠太庙。

十一月己未，以护军将军沈恪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甲子，侍中、中权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左光禄大夫王冲薨。

十二月庚寅，以兼从事中郎孔英哲为奉圣亭侯，奉孔子祀。

二年春正月己亥，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徒、录尚书、扬州刺史安成王瑱进位太傅，领司徒，加殊礼，剑履上殿；侍中、征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达进号征南大将军；中抚大将军、新除征南大将军淳于量为侍中、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安南将军、湘州刺史吴明彻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进号镇南将军；云麾将军、郢州刺史程灵洗进号安西将军。庚子，诏讨华皎军人死王事者并给棺槨，送还乡，仍复其家。甲子，罢吴州，以鄱阳郡还属江州。侍中、司空、车骑将军徐度薨。

夏四月辛巳，太白昼见。丁亥，割东扬州晋安郡为丰州。

五月景辰，太傅安成王瑱献玉玺一。

六月丁卯，彗星见。

秋七月景午，舆驾亲祠太庙。戊申，新罗国遣使献方物。壬戌，立皇弟伯智为永阳王，伯谋为桂阳王。

九月甲辰，林邑国遣使献方物。景午，狼牙修国遣使献方物。以侍中、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达为中抚大将军。戊午，太白昼见。

冬十月庚午，舆驾亲祠太庙。

十一月景午，以前平西将军、荆州刺史沈恪为护军将军。壬子，以镇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黄法氐为镇西将军、郢州刺史，新除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淳于量为镇北将军、南徐州刺史。甲寅，慈训太后集群臣于朝堂，令曰：

中军仪同、镇北仪同、镇右将军、护军将军、八座卿士：昔梁运季末，海内沸腾，天下苍生，殆无遗噍。高祖武帝拨乱反正，膺图御极，重悬三象，还补二仪；世祖文皇帝克嗣洪基，光宣宝业，惠养中国，绥宁外荒；并战兢兢兢，劬劳缔构，庶几鼎运，方隆殷、夏。

伯宗昔在储宫，本无令问，及居崇极，遂骋凶淫。居处凉暗，固不哀戚，嬖嬖弗隔，就馆相仍，岂但衣车所纳，是讥宗正，衰经生子，得消右师。七百之祚何凭，三千之罪为大。且费引金帛，令充椒闱，内府中藏，军备国储，未盈期稔，皆已空竭。太傅亲承顾托，镇守宫闱，遗诰绸缪，义深垣屏，而横涂未御，翌日无淹，仍遣刘师知、殷不佞等显言排斥。韩子高小竖轻佻，推心委仗，阴谋祸乱，决起萧墙。元相虽持，但除君侧。又以余孝悌密迩京师，便相征召，殃愿之咎，凶徒自摘，宗社之灵，袄氛是灭。于是密诏华皎，称兵上流，国祚忧惶，几移丑类。乃至要招远近，叶力巴、湘，支党纵横，寇扰黔、歙。又别敕欧阳纥等攻逼衡州，岭表纷纭，殊淹弦望。岂止罪浮于昌邑，非唯声丑于太和。但贼竖皆亡，袄徒已散，日望惩改，犹加掩抑，而悖礼忘德，情性不悛，乐祸思乱，昏惑无已。张安国蕞尔凶狡，穷为小盗，仍遣使人蒋裕钊出上京，即置行台，分选凶党。贼皎妻吕，春徒为戮，纳知奚官，藏诸水巷，使其结引亲旧，规图戕祸。荡主侯法喜等，太傅麾下，恒游府朝，啖以深利，谋兴肘腋。适又荡主孙泰等潜相连结，大有交通，兵力殊强，指期捭乱。皇家有庆，历数遐长，天诱其衷，同然开发。此诸文迹，今以相示，是而可忍，谁则不容？祖宗基业，将俱倾陨，岂可复肃恭禋祀，临御兆民？式稽故实，宜在流放，今可特降为临海郡王，送还藩邸。

太傅安成王固天生德，齐圣广深，二后钟心，三灵仁眷。自前朝不念，任总邦家，威惠相宣，刑礼兼设，指挥啸叱，湘、郢廓清，辟地开疆，荆、益风靡，若太戊之承殷历，中都之奉汉家，校以功名，曾何仿佛。且地彰灵玺，天表长彗，布新除旧，祚祥咸显。文皇知子之鉴，事甚帝尧，传弟之怀，又符太伯。今可还申震志，崇立贤君，方固宗祧，载贞辰象。中外宜依旧典，奉迎舆驾。

未亡人不幸属此殷忧，不有崇替，容危社稷，何以拜祠高寝，归祔武园？挽笔潸然，兼怀悲庆。

是日，出居别第。太建二年四月薨，时年十九。

帝仁弱无人君之器，世祖每虑不堪继业，既居家嫡，度立事重，是以依违积载。乃疾将大渐，召高宗谓曰

“吾欲遵太伯之事”，高宗初未达旨，后寤，乃拜伏涕泣，固辞。其后宣太后依诏废帝焉。

史臣曰：临海虽继体之重，仁厚懦弱，混一是非，不惊得丧，盖帝摯、汉惠之流也。世祖知神器之重，谅难负荷，深鉴尧旨，弗传宝祚焉。

陈书卷五

本纪第五

宣帝

高宗孝宣皇帝讳顼，字绍世，小字师利，始兴昭烈王第二子也。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满室。少宽大，多智略。及长，美容仪，身長八尺三寸，手垂过膝。有勇力，善骑射。高祖平侯景，镇京口，梁元帝征高祖子侄入侍，高祖遣高宗赴江陵，累官为直阁将军、中书侍郎。时有马军主李总与高宗有旧，每同游处，高宗尝夜被酒，张灯而寐，总适出，寻返，乃见高宗身是大龙，总便惊骇，走避衾室。及江陵陷，高宗迁于关右。永定元年，遥袭封始兴郡王，邑二千户。三年，世祖嗣位，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还，授侍中、中书监、中卫将军，置佐史。寻授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东扬南豫北江五州诸军事、扬州刺史，进号骠骑将军，余如故。四年，加开府仪同三司。六年，迁司空。天康元年，授尚书令，余并如故。废帝即位，拜司徒，进号骠骑大将军，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给班剑三十人。光大二年正月，进位太傅，领司徒，加殊礼，剑履上殿，增邑并前三千户，余并如故。十一月甲寅，慈训太后令废帝为临海王，以高宗入纂。

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诏曰：“夫圣人受命，五者中兴，并由懿德，方作元后。高祖武皇帝揖拜尧图，经纶禹迹，配天之业，光辰象而利贞，格地之功，俾川岳而长远。世祖文皇帝体上圣之姿，当下武之运，筑宫示俭，所务唯德，定鼎初基，厥谋斯在。朕以寡薄，才非圣贤，夙荷前规，方传景祚。虽复亲承训诲，志守藩维，咏季子之高风，思城阳之远托，自元储绍国，正位君临，无道非凡，伫闻刑措。岂图王室不造，频谋乱阶，天步艰难，将倾宝历，仰惟嘉命，爰集朕躬。我心贞确，坚誓苍昊，而群辟启请，相喧渭桥，文母尊严，悬心长乐，对扬玺绶，非止殷汤之三辞，履涉春冬，何但代王之五让。今便肃奉天策，钦承介主。若拓沧溟，逾增兢业。思所以云行雨施，品物咸亨，当与黔黎，普同斯庆。可改光大三年为太建元年。大赦天下。在位文武赐位一阶，孝悌力田及为父后者赐爵一级，异等殊才，并加策序。嫠寡孤独不能自存者，人赐谷五斛。”复太皇太后尊号曰皇太后。立妃柳氏为皇后，世子叔宝为皇太子，皇子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康乐侯叔陵为始兴王，奉昭烈王祀。乙未，舆驾谒太庙。丁酉，分命大使巡行四方，观省风俗。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新除中抚大将军章昭达进号车骑大将军；新除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淳于量进号征北大将军；镇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新除镇西将军、郢州刺史黄法氈进号征西大将军；新除安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湘州刺史吴明彻进号镇南将军；镇东将军、扬州刺史、翻阳王伯山进号中卫将军；尚书仆射沈钦为尚书左仆射，度支尚书王劼为尚书右仆射，护军将军沈恪为镇南产针军、广州刺史。辛丑，舆驾亲祠南郊。壬寅，以皇子建安侯叔英为宣惠将军、东扬州刺史，改封豫章王。丰城侯叔坚改封长沙王。癸卯，以明威将军周弘正为特进。戊午，舆驾亲祠太庙。

二月庚午，皇后谒太庙。辛未，皇太子谒太庙。乙亥，舆驾亲耕藉田。

夏五月甲午，齐遣使来聘。丁巳，以吏部尚书、领大著作徐陵为尚书右仆射，太子詹事、驸马都尉沈君理为吏部尚书。

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纳妃沈氏，王公已下赐帛各有差。丁酉，以平东将军、吴郡太守晋安王伯恭为中护军，进号安南将军。

九月甲辰，以新除中护军晋安王伯恭为中领军。

冬十月，新除左卫将军欧阳纥据广州举兵反。辛未，遣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章昭达率众讨之。壬午，舆驾亲祠太庙。

二年春正月乙酉，以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郢州刺史黄法氈为中权大将军。景午，舆驾亲祠太庙。

二月癸未，仪同章昭达擒欧阳纥送都，斩于建康市，广州平。

三月景申，皇太后崩。景午，曲赦广、衡二州。丁未，大赦天下。又诏自讨周迪、华皎已来，兵交之所有死亡者，并令收敛，并给棺槨，送还本乡；疮痍未瘳者，各给医药。

夏四月乙卯，临海王伯宗薨。戊寅，皇太后祔葬万安陵。

闰月戊申，舆驾谒太庙。己酉，太白昼见。

五月乙卯，仪同黄法氈献瑞璧一。壬午，齐遣使来吊。

六月戊子，新罗国遣使献方物。辛卯，大雨雹。乙巳，分遣大使巡行州郡，省理冤屈。戊申，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章昭达进号车骑大将军，安南将军、广州刺史沈恪进号镇南将军。

秋八月甲申，诏曰：“怀远以德，抑惟恒典，去戎即华，民之本志。顷年江介襁负相随，崎岖归化，亭候不